

《大地恩情》復刻版書展亮相

【大公報訊】記者吳珊珊、實習記者王嫻嫻報道：《大地恩情》是麗的電視（亞洲電視前身）於一九八〇年播映的經典電視劇，當年收視率之高更威脅到無線電視，導致劇集《輪流傳》被腰斬，成為香港電視歷史上的佳話。時隔三十六年，該劇原作者馬雲推出小說復刻版，並將於下周開幕的香港書展推出，今次推出的新版，加入由崔成安繪畫的插圖，故事呈現更加生動直觀。復刻版亦計劃於內地推出。

出版圖書拾起舊時回憶

談起該次復刻版的創作動機，馬雲說《大地恩情》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深受歡迎，觀眾反響熱烈，是一部伴隨上一代人成長的電視長劇。然而，三十年後的今天，很少有年輕人了解該劇，希望這本書的出版能夠讓年輕人重溫經典。另外，《大地恩情》的粉絲如今大多已經年過花甲，大多數不知道如何運用現代化的網絡工具，此次紙質圖書的出版能夠讓他們更加方便重拾年輕時的回憶。

馬雲透露《大地恩情》的故事框架並非自己構思出來的，是當時電視台高層麥當雄及蕭若元等人構思出故事的背景及大致脈絡，然後邀請他將之編寫為劇本，並於報章的頭版作連載造勢，結果劇集播出後大受好評，創下收視佳話。

馬雲寫過三百多部作品，包括科幻、武俠及鬼故事等，而他最喜歡的還是寫武俠小說，其中《鐵拐俠盜》系列共有一百六十多本，內容主要是反映當時香港社會的黑暗和不公，因他家住北角，當年曾見過不少警察「收規」貪污的手法，所以其系列幾乎部部都在罵警察，而且愈罵愈暢銷，但至今從沒收過來自有關方面的恐嚇，因香港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地方。雖然寫

▶《大地恩情》作者馬雲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
大公報實習記者王嫻嫻攝



▲電視劇《大地恩情》的VCD封面

作題材多樣化，但馬雲堅持不寫色情類小說，因他的作品要進入家庭，一定要老少皆宜。

青年人最重要是要多寫

寫出這麼多經典作品的馬雲，原來只有中學學歷。他表示自己於一九五二年從廣州來到香港，由於英文不好，經常留班，雖然六次補習，但英文生字仍然記不入腦，閒時便翻閱報紙及投稿，因稿件被錄用而令他的寫作興趣大增，其後更被麗的呼聲的高層賞識而變成全職寫稿員。問他為何有如此多靈感？他直言因要養家，上有高堂下有子女，生活壓力很大，而最忙的時候他每天要寫兩萬字，同時為七家報館寫連載、專欄，而最令他開心的是，其稿件不僅刊登在香港的報紙上，新加坡、馬來西亞、台灣的華人報紙也會轉載，並付稿費給他。對於有志從事寫作的青年，馬雲有何建議給他們？他表示要由實際生活寫起，寫自己身邊最熟悉的事，但最重

要是要多寫。現在香港部分年輕人的國家觀念淡薄，馬雲雖於一九九〇年已經退休，但會否再為年輕人寫鄉土小說，以加強他們的國家觀念？他直言早在胡錦濤擔任國家主席時，中國就推崇儒家思想，這亦是很聰明的做法，因中國人多又良莠不齊，只有用道德觀念去管治才奏效，所以在胡錦濤在任期間，便開始在全世界興建孔子學院，藉以傳播中華文化，而馬雲亦有參與其中，他建議效法台灣漫畫家蔡志忠，以漫畫去闡釋儒家思想，令小朋友更加容易明白，這比單看文字書本更為管用。

又訊：為多謝讀者支持，馬雲現贈送十五本《大地恩情》復刻版予大公報讀者。讀者只需剪下本版報道（影印本無效），連同本人姓名及電話號碼，寄至：香港北角健康東街三十九號柯達大廈二期二樓大公報文化版，本報將以先到先得方式，以電話聯絡得獎讀者來本報領取該書乙本。



▲《大地恩情》插圖：女主角容達（電視劇版由鮑起靜飾演）
大公報實習記者王嫻嫻攝



▲《大地恩情》插圖：男主角楊六斤（電視劇版由岳華飾演）
大公報實習記者王嫻嫻攝



▲《大地恩情》復刻版圖書封面
大公報實習記者王嫻嫻攝

《我的孩子是星星》



【大公報訊】由星語著作的《我的孩子是星星》已由紅出版（青森文化）推出。這本書是一個自閉兒父親的告白，講述在發現自己的孩子原來是自閉兒童後，想方設法想要「治療」孩子，到後來轉為努力了解孩子、接納孩子，積極為這顆獨自飄浮在遙遠太空的「星星」，建立與「地球」的聯繫。

香港男女遲婚、遲生育是不爭的事實，作者也是其中之一。他在書中講述自己四十五歲好不容易才當上父親，兒子卻得了自閉症。雖然星星患有自閉症，在父母悉心照顧、栽培之下，成長進展亦算不錯。星星很幸運有一對思想正向、積極，且不離不棄的父母。很多父母在孩子被發現、評核出有發展問題時，都會十分焦慮、擔憂，四出尋訪名醫及名師，希望能盡快

「醫治」，星星的父母也不例外，這幾年裏，不停為星星尋找合適的訓練，他們理智但不「怪獸」，積極但不進取，只希望星星能盡力學習，盡量改善，發揮其所長，享受自己的人生，而不是要孩子贏在起跑線上。



▲星語著作《我的孩子是星星》，今年六月由青森文化出版

主僕複雜戀情 色慾中見真愛

約十五年前，韓國電影導演朴贊郁憑着他的「復仇三部曲」：《復仇》、《原罪犯》和《親切的金子》成功奠定他的國際導演地位。他繼《飢渴誘罪》後時隔七年，再度推出新作《下女誘罪》，探討人性情慾，挑戰禁忌情色美學，影片震撼康城影展，第三度入選競賽單元，成為最受矚目的亞洲片。

曲飛



▲電影以劇情、情慾、懸疑驚悚元素組成



▲貴族小姐和覬覦貴族財產的冒牌伯爵



▲這段愛情關係是色慾中見真愛



▲參與地下室「色情文學朗讀會」的紳士，影射男人是七宗罪化身

《下女誘罪》在康城影展作世界首映後，令歐洲買家大為驚艷，成功賣埠一百七十六個國家，超越奉俊昊的英語科幻電影《末世列車》成為史上賣埠最多國家的韓國電影。筆者看過試片後認為，導演朴贊郁雖則透過成熟的導演技巧，去講述一個充滿懸疑色彩的女同性戀者愛情故事，但是，作品仍然不能成功超越自己的「復仇三部曲」。

近十數年，觀眾因為長期接收互聯網資訊，個人視野和思想層面已經越來越成熟，故此對於劇本寫作技巧開始有所要求，傳統的通俗劇說故事技巧已經不能夠滿足他們，取而代之是要有精闢見解，布局巧妙的劇本。

朴贊郁擅長改編

朴贊郁早已經洞悉先機，所以他一直留意世界各地小說家的出色作品，並加以改編。例如《原罪犯》的劇本改編自土屋カヲン及嶺岸信明原作的漫畫《鐵漢強龍》，這漫畫在一九九六年至一九九八年於日本的漫畫Action雜誌連載；《飢渴誘罪》是改編自法國作家埃米爾·左拉的小說《Thérèse Raquin》；而這次《下女誘罪》則是改編自英國著名作家莎拉·華特絲（Sarah Waters）的經典著作《荆棘之城》（Fingersmith），此小說曾於二〇〇五年被BBC拍攝成電視劇《指匠情挑》。這位英國小說家，以創作維多利亞時代為背景的小說



▲《下女誘罪》的主僕關係微妙

而出名，值得注意的是，她的所有作品都包含了女同性戀主題，也並不介意被貼上女同性戀作家的標籤。她曾經表示：「我在創作時安插了清晰的同志內容，它就位於書的心臟位置。」作為研究的一部分，她閱讀了十九世紀的色情文學，並由此偶得了第一部作品的名字《輕舔絲絨》。

而這次在朴贊郁的改編下，將小說中的英國維多利亞時代，搬到一九三〇年代日治時期的朝鮮，因為當

時仍存在明顯的階級制度，同時資本主義也從那時慢慢崛起，並且也開始出現許多以往在韓國社會中沒有的機構組織，例如精神病院等。他想要融合韓國的東、西方以及日本、歐洲的社會狀態，有時和諧共存，有時衝突四溢。

《下女誘罪》主要分為三個部分，第一段先讓觀眾看到金泰梨飾演的女僕為什麼會去當下女，第二段又從金瑤禧飾演的女主人的角度去推翻先前的認知，結尾再將前面兩段交織在一起。而除了兩個主要女性角色之外，趙震雄飾演的姨丈、河正宇飾演的落魄假貴族也是貫穿整個劇情走向的因素，因為這兩個男性角色塑造了兩位女主角的性格，人物關係雖不至於複雜，但是每個人心中的如意算盤卻造成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結果。

當然，在朴贊郁的電影中，角色的「變態」行為絕對是不可或缺的元素，這種變態不僅是對於性慾的描繪。道德的腐敗、人性的扭曲，再一次在朴贊郁的詮釋下讓人看得目瞪口呆。

主僕如鏡互相映照

在電影中，女主人雖出身貴族，但從小在姨丈嚴厲的管教之下讓她蒙上了一層陰影，而下女遺傳了母親的好巧聰穎與機靈，原本看似身份地位天差地別的兩人，或許因為「變態」的成長背景，加上同樣缺乏母愛的照

料，進而讓這股希望被保護的渴望昇華為強烈的佔有。從鏡頭、角色互動到台詞，都引領着觀眾投入劇情，同步達到高潮。

此片雖然以描寫女性為主，但男性角色的襯托也相當重要，幾個主要男性角色的刻畫甚至比原著更加突出。電影劇本最大特色是，導演將所有男性角色都描繪成不知所為，自私自利。即使出席參與地下室的「色情文學朗讀會」的紳士，都以七位男士為限，這點明顯影射男人根本就是七宗罪（貪食、色慾、貪婪、憂鬱、憤怒、懶惰、虛榮及傲慢）的化身，叫女性如何值得去愛？

此外，影片的裸露程度也是一大關注焦點，從不設限其作品尺度的朴贊郁，在招募角色時便明言要尋找可以接受大尺度裸露床戲的演員，並大膽啟用新人女演員金泰梨擔綱主演。飾演女主人的金瑤禧已經擁許多豐富的演出經歷，並且也獲得不少獎項肯定，而演出「下女」女僕的金泰梨則是大銀幕新人，兩人在片中有不少激情、裸露的親熱戲碼。她非常明白，身為演員的專業態度，並不排斥要詮釋一名女同性戀者或是性愛場面，因為最主要是着重在這個角色的心態轉變。

當然，兩位女主角之間的關係，導演是嘗試從不同角度去剖析她們身份地位，以及截然不同的女性的心路歷程，一個貴為日本望族，一個出身貧窮之家，但是這兩個女性角色其實就像一面鏡子般互相映照。